



## 目 录

序 / 1

青海湖之波 / 1

遥远的唐古拉 / 25

古海潮声 / 45

青海,我可爱的家园 / 81

大漠深处有人家 / 111

离天最近的地方 / 129

小红马与大骆驼 /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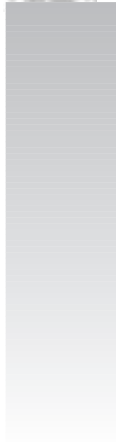
江涛拍岸,激起千堆雪 / 171

思索与启示 朱奇 / 179

一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力作 李振 / 183

宏观主题的微观表现 朱斌 / 187

迎着高原的风 王丽一 / 191





从大层面上展示柴达木人创业风采 师延智 / 197

倚天拔剑观沧海 杨董翔 / 201

平凡 质朴 深刻 秦飞 / 205

热爱生命 陈士濂 / 209

解读唐古拉 李卫卫 / 213

洗尽铅华自风流 王文沪 / 217

生命的颂辞与芳香 詹斌 / 221

生命和爱的咏叹 龙仁青 / 225

后记 / 228





# 青海湖之波

## 上 集

### 走出夏季牧场

青海湖,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面积 4583 平方公里。它以其博大精深,被古人尊为中国的西海。历代王朝均以名山大川之例敕令诏封予以祭祀。

在群山环抱之间,在茫茫草原之中,有这样一个横无际涯的大湖,着实摄人魂魄。它使那些世居于青藏高原的人们,有了守望大海的宁静和愉悦,有了关于遥远的海的相思、海的梦幻。

海心山,湖中最大的岛屿,传说这里曾驯养过唐天子的良驹宝马,故名龙驹岛。很久以前,便有道人佛徒在此兴建庙宇僧舍。今天,仍有人不怕



寂寞,在这荒凉而美丽的小岛上落居修行。

环湖周长 360 公里的湖岸草原,蓝天绿野,花团锦簇,景色旖旎。被誉为“金牧场”的这方养身乐土,世代居住着藏、汉、蒙古、回等民族。其中人口最多的是藏族牧民。千百年来,他们一直在这里逐水草而居,流动放牧。

在环湖大草原西北部的藏族牧民,此时都在远离青海湖的夏季牧场上。他们那黑色的牛毛帐房已支起来四个多月了。

山谷里寂静无声。撩起帐房的门帘,却是一片喧闹。

这家的主人叫秦本,今年 56 岁,有两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二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算下来,一家老老少少有 14 口人了。放牧归来,喝着奶茶,煮起手抓羊肉,终日的劳顿顷刻消融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

字幕:秦本家 14 口人,8 个劳力,有羊 1300 只,牛 150 头,固定草山 2000 多亩。

夏天是草原上最美好的季节,也是牧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秦本给一家大小都做了明确的分工,自己也不闲着,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秦本是这一带的中等富裕户。在夏季牧场上他与招了女婿的二女儿家相距不远,便于随时相互照应。



山的那边是另外一户牧民——歇日的家。他也是与招了女婿的大女儿相互为邻。

每当草原上第一道曙光升起,帐房人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煨桑,以供奉山上的各路神灵。

小伙子扎西是家中的长子,受到特殊的宠爱。只是他每天早上起来这种额外的忙活,是父母所不乐于接受的。老人说这种“汉民味道”呛得很。过去,他们从来不刷牙,十天半月不洗一次脸,不是照样都很结实吗?

字幕:歇日家有10口人,5个劳力,羊1500只,牛120头,固定草场2500亩。

歇日家有10口人,大女儿招了个女婿,名叫钟果;二女儿已经出嫁。家里还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劳动力相对有些短缺。可才五十出头的歇日和秦本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觉得自己在草原上已经跌爬滚打了一辈子,现在到了该歇一歇的时候,平日里,只是拿拿主意动动嘴。

夏季牧场远离人烟,黑色穹隆遮盖下的孩子们越发感到寂寞孤独。每天闯入他们眼帘的只有这些嬉戏、漫步的小动物。除此而外,便是一望无际的高山草原和炙人的阳光照射。

歇日的大女婿——钟果是个精明干练的青年,歇日家的主要活路全由他与儿子扎西操持。歇日是这个家庭的权威,一切生产、生活的大事,都





得由他来决定。

草原上的孩子与城里的孩子不一样，他们从七八岁的时候起就要充当家庭的半个劳动力，放羊、背水。夏季草场，往往都离水源很远，孩子们去背两三趟水，一天的时光差不多也就过完了。

歇日家的牛、羊，按人口平均，比秦本家多。两家隔山为邻，扎西与秦本的三女儿措果相爱，对两家人来说，这已不是秘密了。但按当地的习俗，白天是不能相会的，他们只能在放牧的时候遥遥相望，在远眺的目光中互诉衷情，并以一定的联络暗号，约定夜晚幽会的时间和地点。

夏季草场多为高山草场，居住更为分散，往来不便，人们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天气也是说变就变，时而大雨，时而冰雹，更令人苦不堪言。牧民都热切地盼望着早日下山，进入地势平坦、水草丰茂的秋季草场。

青海湖地区平均海拔 3500 米以上，气候寒冷干燥，牧草低矮，生长期短。为了满足牛羊的需要，牧民们一年之中不得不在夏季、秋季、冬季牧场辗转放牧。搬迁转场于是成为草原上的头等大事，需要在村民会议上郑重地做出决定。

转场的决定形成之后，各家各户便急不可耐地拆帐房、捆行李。虽然在来夏季草场时，为了搬迁的方便，牧民们已经把需用的物品减了又减，可是，仅靠人赶牛驮，要把这上千只牛羊和一大堆东西迁到秋季草场，仍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做好了明天出发的准备,一家人围坐在炉灶旁,简单地吃完今年夏季草场的最后一顿晚餐,就开始耐心地等待明日一早初露的曙光,同时,也在心里筹划着到秋季牧场以后,继续为牲畜抓膘催肥的种种措施。

熙熙攘攘、浩浩荡荡的搬迁队伍天不亮就出发了。它使那些原本寂寥空阔的草原小路变得拥挤而又热闹。每逢这种时候,牧人总显得兴致盎然,精神抖擞。牧畜似乎也变得不知饥渴,不知疲劳,争先恐后地奔向前方。

南归的大雁从天空掠过,它们仿佛是以自己长途迁徙的果敢和执著,鼓励着搬迁的牧人扫除一路艰辛,奔向秋季牧场。

终于回到了距定居点不远的秋季牧场,眼前的一切,都这样熟悉,这样亲切。

秦本这辈子搬过多少次家,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在秋季草场刚刚支起的帐房里,女人们都在忙着泥炉灶,这是草原上检验家庭主妇能干与否的重要标志。牧户人家的主妇几乎是把泥炉灶当成一项精美而又高超的工艺去完成,他们每搬一次家就要泥一次灶,一年最少要泥两三次,多的要泥五六次。

习惯了这种不断搬迁的生活,一个虽说不算舒适但仍可安居的处所,几个小时就能安排停当。女婿才让不敢怠慢,赶紧跨马扬鞭赶着羊群去草场给羊儿抓膘催肥。





这只罕见的四角羊,是秦本家的神羊,老人说,它为他们带来了吉祥和人畜兴旺,一家人为此十分自豪。

秦本还嫌家里劳力不够,想给三女儿措果招个上门女婿。他不愿让温顺而又能干的措果离开自己。措果尽管和歇日家的扎西相好,可歇日家因缺少劳力,显然是不会放扎西走的。到底如何是好,秦本一时拿不定主意。

歇日搬到秋季草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依照儿子的心愿来秦本家求婚。措果是这一带出了名的能干的好姑娘,歇日一家可不想让别人抢在前头。

歇日的坦诚恳切使秦本无法回绝,他只好打消了自己招女婿的念头,同意把女儿嫁给扎西。

秦本的老伴对女儿婚事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她只是在一旁悄没声儿地包着饺子。用饺子代替手抓羊肉款待客人是如今草原的新时尚。

措果今天显得格外美丽。她心情好极了,庆幸自己终于如愿以偿。虽然往后的婚事还难免会有诸多周折,但能嫁给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就是怎样等待,怎样好事多磨,措果都有足够的耐心。

这个招人喜爱的孩子叫华青多日杰,译成汉文,就是“英雄的金刚”。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大早就被大人们弄醒穿上新衣服,更不明白为什么帐房内会有那么多喜笑颜开的叔叔阿姨,要不是看见妈妈的满脸笑容,说不准早已吓得号啕大哭了。



字幕 :华青多日杰 ,半岁 ,新娘 :朋毛吉 ,22 岁。

今天 ,是华青多日杰母亲朋毛吉的喜日子。天空飘着澄净的雨丝 ,按照传统说法 ,这样的天气十分吉利。年轻的朋毛吉要带儿子回丈夫家了。她是一年以前结的婚 ,因为女方家里缺少劳力 ,新郎赞公吉就在新娘家留住了一年多 ,直到今天才正式举行婚礼。新郎家将同时增添两口人丁 ,整个婚礼因此而办得格外隆重。

今天华青多日杰特别逗人喜爱 ,新郎赞公吉因为儿子回到自己家而十分得意 ,不时地抱着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听任众亲友的夸赞。

字幕 :新郎 :赞公吉 ,22 岁。

按照传统规矩 ,举行完婚礼的当天 ,新娘还要返回娘家 ,这回朋毛吉在娘家住上一两天 ,就可以来婆家同儿子丈夫团聚了。

字幕 :智华 ,50 岁 ,家有 7 口人 ,6 个劳力 ,有羊 1000 多只、牛 250 多头。

离他们不远的智华一家就不用担心劳动力问题 ,全家 7 口人倒有 6 个壮劳力。因为劳动力多 ,草山好 ,再加上经营管理有方 ,智华一家早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户。他们是这方圆最早搬进定居点的牧户 ,每年只在夏秋时节往返搬迁一次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定居点温暖舒适的房屋里 ,





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和辛苦。

定居时间一长，家当也就一天天多起来，箱箱柜柜摆满了偌大的房间。连许多过去怕在频繁搬迁中丢失、总是戴在妇女脖子上的珍贵首饰，也被牢牢地锁在了衣柜里面，只有在聚会和节日时才拿出来穿戴。

此时此刻，智华的女儿正在精心打扮自己，准备去参加村里的赛马大会。

赛马会是草原上的一大盛事，每年都要如期举行。往日的赛马会，人们注重的是勇气和力量，是牧民们的英姿雄风与强悍生命的再现。而如今，赛马会在更多的意义上则成了感情交流、商品交易、草原狂欢的大好时机，成了人们联谊、交际、购物、游乐的场所，成了牧民心驰神往、非去不可的地方。

环湖草原平日里冷冷清清的小镇集市，此时成了欢腾的海洋。人群中最显眼的是服饰艳丽的妇女们，很多牧民家庭不管家务活有多忙，也要让终日不得闲的女人腾出手来参加赛马会。牧家的女人们洗净脸上的尘土灶灰，换掉拴牛挤奶时穿的衣服，在这里舒展着劳作了一夏的腰身，享受着真正属于自己的几天时间。

秦本一家今年选出了五匹好马，可是没有拿到一份奖赏。这在过去，无疑是十分丢脸、十分尴尬的事。但今天的秦本，对此却毫不介意。他来赛马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女儿措果购置嫁妆。农贸市场、大小商店，他都要走



走看看。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货物 ,一时间使人眼花缭乱。

赛马会上热闹够了的人们 ,又回到各自的居住点 ,牛羊等着放牧 ,帐房还将搬迁。

喧闹了几天的青海湖又归于暂时的宁静。

9

## 中 集

### 躁动的草原

初升的太阳像团火 ,点燃了青海湖的早晨。比太阳起得更早的是牧人。他们已经放出圈里的羊群 ,挤完了当天的头遍牛奶 ,开始了新的一天。

秦本家搬到秋季牧场有 20 多天了。这里地势平坦 ,牧草茂盛 ,但面积不大。为此 ,再过一个月 ,女婿才让和儿子阿福旦还得不辞辛苦地赶着牛羊去高山上的冬季牧场。家里需要事先为他们缝制一顶上山用的帐篷。

在牧区缝帐篷 ,如同在农业区盖房子 ,亲戚朋友都要轮流赶来帮忙 ,人多手稠 ,一顶小帐篷两三天就可以完成。

虽然离才让和阿福旦上山还有一些日子 ,但秦本老是觉得不把帐篷什么的准备好 ,心里就不踏实。草原上过日子 ,处处都要未雨绸缪提早打算。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疏忽 ,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损失。一个精明的牧人是不大会事到临头才手忙脚乱的。



秦本的大儿子宫保扎喜也和他老子一样精明强干。秦本老人按照家里人口平均数分出一部分牛羊,让他另立门户单过,而把听话的女婿才让留在了身边。虽然分了家,但秦本对儿子的大小事还要操心过问,对此,宫保扎喜有他自己的想法。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定居点上的草已经开始枯黄。

选了个吉利的日子,秦本一家拆掉了秋季草场上的帐篷,搬走了一切东西,草原上于是又多了一个没有帐篷遮盖的炉灶,多了一处牧人曾经生息、栖居的遗存。

才让和阿福旦就要上山了,老人、孩子以及留下来的老弱牲畜要搬进定居点。

宫保扎喜虽然分门另户,父亲搬家他仍然主动来帮忙。在这地方,儿子不管老子是会让人笑话的。

被冷落了五个多月的定居点又热闹了起来。房子粉刷一新,炉灶也需要重新上泥。

秦本家这栋房子五六年前就盖好了,可每次从牧场回来,一家人总还像搬进新房一样感到新鲜。进入定居点的日子,是牧民梦寐以求的时刻,从此没有了帐篷里雨天生不着火的烦恼,没有了高山上野狼夜晚惊扰畜群的担心。

灿烂的阳光直射进来,每一件家具都写满了温馨。

鸟儿在它们阔别多日的主人门前叽叽喳喳,孩子们也显得格外欢跃。



定居点一般都建在避风向阳的低处,户与户、村与村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几个月因大山阻隔难得谋面的人们,这时候开始频繁地走亲访友。炊烟袅袅的房子里,每天都洋溢着醉人的欢声笑语。

也有些人家改不掉以往游牧生活形成的习惯,在定居点里仍然搭起帐篷居住。他们觉得严严实实的房子里空气沉闷,住着别扭,直到天气寒冷异常,不得已才搬进房子。

屠宰季节到了,乡上缴公购牛羊的任务下达到村里,规定每百只羊中要缴两只,价钱按称重计算,一只羊约在二三百元之间,比市场价低100多元。至于牛,每户平均还不到一头,谁缴谁不缴,一般都用抓阄的办法解决。牧民认为这是最公道的选择方式,抓上抓不上都是天意。

秦本家按规定要缴34只羊。老人把经过仔细挑选的一批淘汰羊和几只当年的小羊,从羊群里抓出来圈在一起,准备缴到乡上冷库。而后,他并不急着出发,而是回到帐房里,端起一碗酸奶,边吃边和家人商量用什么方式与冷库的人讨价还价。等一切都胸有成竹之后,这才赶着羊群上路了。

秦本家里总共有1000多只羊,按当前的市场价计算,约值人民币30几万元。除掉产羔母羊、当年的小羊、一家人吃掉的菜羊,到秋天出栏季节,能够变成商品畜出售的,还不到总数的15%。





冷库给的价钱比预想的要好,而且很快拿到了现钱,这使秦本十分满意。他要用这钱给辛苦了一年的儿子和女婿分红,为了公平起见,老人特意请了个外人来算账。

冷库经理名叫杨合义,是个非常善于经营的人才。他一眼就能看出一只活蹦乱跳的牛羊能宰多少肉卖多少钱,与秤称的总是相差无几,为此,他获得了“屠夫状元”的赞誉。他不仅热爱青海湖畔这一片辽阔美丽的土地,而且非常理解牧民的艰辛,和他们有着密切的交往。他在青海湖畔创办了青海省惟一的一座乡办冷库,从事畜产品加工,每年能给乡里带来将近40万元的收入。

卖掉公购羊之后,歇日家趁着手头有了余钱,开始加紧为扎西准备订婚彩礼。一旦送过彩礼,结婚的日期就可以确定下来。

按照惯例,订婚彩礼要准备二十套内外穿的衣服,三十丈各色绸料,外加珊瑚玛瑙首饰和茶酒,总共要花1万多元。歇日家有花这么一大笔钱的能力,但在送去的彩礼中,还是省略了价值五六千元的珊瑚首饰,不过答应日后补办。秦本老人几经踌躇之后,终于允诺了女儿的婚期。

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涌环湖草原,一些有眼光的青年试图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走出草原,他们小心地把一只脚伸向商海大潮,而另一只脚还牢牢地踩着大草原,一边经商,一边放牧,日子越过越红火。

字幕 现在放牧的草山不好,水比较困难,再加上秋天冰雪灾害多,我们牧民无法抵抗自然灾害。虽然从事牧业生产有好处,



但根据这些情况 ,我看还是经商好。

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商店 ,每天也都可以稳赚 20 多元钱。店主人表示 ,他要脚踩牧场、市场两只船 ,稳步奔向小康。

正如项周杰所担忧的那样 ,随着牧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牛羊数量的急剧增加 ,不堪重负的草原也在日益退化 ,加上自然灾害频繁 ,牧草不足的问题就显得越加突出 ,草原纠纷时有发生。这一片草山原是牧民加洛和卡卓本两家的混合草场。没有建立定居点之前 ,他们谁也不曾留意哪家的牛羊吃得多 ,哪家的牛羊吃得少。现在草山承包了 ,两家的牛羊也都增加了几倍 ,两人便开始认真地计较起草山的归属、界限问题。官司已经打了几个月 ,但一直很难裁定。

(同期声) 这事全是你做的。不 ,全是你干的 ,如果是我做的 ,那你就喝我的尿。你想要哪块草山就要哪块 ,想要大的就要大的 ,想要小的就要小的 ,到乡里告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全是你的理 ,你自己弄得大家都知道 ,你自己把地交了 ,你说把 150 亩地交了以后再分 ,现在又不承认了 ,你问我了吗 ? 那块地要分能行吗 ? 昨天不是分了吗 ? 是这样的 ,分的时候你也在 ,现在又说不行 ,这全是你弄的 ,我们到哪里告状都行。

科研部门连续多年大面积的观测证实 ,近十年中 ,环湖地区产草量大约下降了 34%。这一方面是因为地处高寒 ,生态环境脆弱 ,植被易于损坏 ;另一方面 ,也与当地日益严重的草鼠灾害密不可分。





字幕：环湖草原面积 10 000.5 万亩，是我省发展畜牧业的重要基地。草原退化明显，根据我站 1973 年调查测定，平均可食青草每亩 145 公斤，时隔八年，到 1980 年调查，可食青草亩产 95 公斤，产草量下降了 34%。

当地牧民形象地说牛羊有五只嘴，吃掉的草只是五分之一，踩掉的却有五分之四。那些被牲畜往返践踏折断的枯枝败草，风一吹就没有了。植被稀疏，草原过于疲劳，草鼠也就猖獗起来。草原承包以后，一家一户的牧民面对自家上千亩的草场，无力治理鼠害，只好眼看着草鼠一天天在破坏草原。

秦本老人就常常为自家草山的命运而忧心忡忡。

牧民的后代宫保拉旦不愿像父辈一样日出而牧、日入而归，一辈子跟牛羊打交道，他渴望走出牧场，过城里人那样的现代生活。他把家搬到了有电的地方，卖掉了大部分牛羊，买了一部旧车跑运输。由于不善经营，不但没有赚钱，反而连老本都赔了进去。临了，只剩下家里没有卖掉的十几头牛。可凭着自己的聪明，宫保拉旦又另辟蹊径，修修摩托车、放放电影，居然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还负担了两个孩子的学杂费用。为此，没能走出草原的宫保拉旦倒成了环湖地区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

同样有过不少牛羊的牧民多杰太，如今穷得只有两头毛驴了。三年以前，他还有 300 多只羊、10 几头牛，因为致富心切却又经营无方，在从事



牲口贩卖的生意中 ,把全部家当都赔了进去。如今 ,他只能和老伴、孙女相依为命 ,过着一种潦倒而又清贫的日子。

(同期声) 不能说上面的坏话 ,我卖了牛羊去天峻县贩马赔了 ,本来还剩下几头牛 ,死的死 ,跑的跑。我快 70 岁了 ,我们老两口也干不动了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我们身边只有拉姆一个小孩 ,在我没死之前 ,给拉姆留上几只羊 ,我的希望是这样 ,我的草山想拦上网围栏 ,可是拉不动。

老人的儿子项周多杰同样做了亏本生意 ,弄得妻子改嫁、小女儿送人。幸好他还有点裁缝手艺 ,可以挣钱糊口 ,只是他嗜酒成癖 ,有了钱就去喝酒 ,喝了酒就酩酊大醉。

多杰太老人每天除了和大孙女才让拉姆去几里路以外的湖边打水外 ,几乎没有其他事可干。

他经常领着孙女坐在自家的草山上 ,絮絮叨叨地告诉小拉姆 :从前咱们家有很多很多牛、羊 ,就在这个山坡上吃草 ,这个山坡很大很大 ,是咱们自己的草山……

草原上的人渴望走出去 ,而外面世界的人又希望走进草原来看看。

这个外国女青年叫沃勒瑞 ,是美国俄亥俄州人。她放弃了在美国的好职业 ,专程到这里来学习藏族“安多”方言。她给自己起了个藏语名字——

